

臨流



臨流

——肉的誘惑與性的苦悶——

面前是一道清溪，溪水雖不能說十分的清潔，然而却也不能說穢惡；在岸邊的水濱，長着一顆青青的綠綠的似乎很嫵媚而又似乎木然無知的垂柳，斜陽由遠處佈射着他的很豔麗很嬌媚十分惹人憐愛的晚霞，直臨那似傘蓋一般的垂柳的細枝密葉上，把這樹兒的影象，完全倒映在水中，溪水就覺得加倍的清越可愛了。——有詩情而更有畫意

——只有微風拂擊着柳葉，不時散出一種幽遠而具有催眠性的颯颯微響；及偶然的有一二隻綠的像翡翠一般的小鳥，掠着水面而去，或去而又來，當他的翼尖撲着水面時，也會發出一種含有音樂成分的小而

且促的一響。此外就很不容易聽到別的聲息，一切都像是死的，都像是一個十分頑皮憨跳的小孩子正鼾鼾睡熟在他的慈母的懷抱中一般。

在理，那位倚立在柳樹下的白袷少年，應怎樣的欣賞這塊清幽的境地，怎樣用藝術化的目光，來欣賞這幅大自然的的美的圖畫，方纔不辜負了那株千絲萬縷的垂柳，那條不疾不徐的清流，那位嬌媚若不勝情的太陽姊姊，那嫣然有致的一切的一切。

可是那位少年，却完全辜負了。他的身子雖呆呆的斜倚在樹幹，而他的腦海，却似乎方纔經過了一陣颶風一般不甯靜。他的眼前，沒有溪水，沒有垂柳，更沒有其餘一切；留存任他眼底的，只有一個人家已經見不到了的女子。因為那女子在若干時間的以前，雖曾在去垂

柳數十步以外溪水上面所架着的一座小石橋上走過，現在，已不知走向何處，無可尋找了！惟其是因為不可尋找，那少年眼底所留存的影痕，纔愈覺得加倍深切顯明，戀戀不能捨。影痕無論怎樣的顯明，究屬是不可捉摸的東西，因了顯明，而又不可捉摸的緣故，於是那少年就惘然若有所失，悵然不自知其身之何在了一！他連自己的身子在什麼地方，也已暫時忘卻，其餘，頭上絲絲下垂的尖葉哩，脚下蜿蜒流送的溪水哩，眼前嬌豔明媚的陽光哩，……自然更不必談起了！

「女人！可愛的女人！這個女人更是可愛！在許多女人之中最可愛！好女人！寶貝女人！有趣的女人！……給了我就好了！一定給我吧！但是，……假使，……不能嗎？……這不興！一定要給我！……」

：假使真的給了我，……哈哈！有趣！比做皇帝還有趣！……媽的！
 皇帝有什麼有趣？女人好！這個女人更好！……我不要做皇帝，只要
 這可愛的女人。……我把她抱着，吻着，摸着，……着，……着，不
 是比皇帝更有趣嗎？可是……恐怕……一定辦不到！假使……真的辦
 不到，……那……那就糟了，糟了！我不快活，……我飯也不要吃了
 ，還要吃什麼飯！……要吃也吃不下！……除非……這可愛的女人，
 ……」像這樣的雜亂無次的思潮，充滿了他的腦府，使得他的頭腦覺
 得發漲，覺得自己的頭，似乎很大，兩眼直定的注視着那條清溪的水
 面，一眨也不眨；他的精神凝聚，他的知覺模糊，兩眼雖注視着水而
 眼前並不覺有水，只覺得有一個適纔在小橋上走過的可愛的女人，向

他在那裏微笑。那幻像愈久愈大，到了後來，幾乎要充塞了這天地似的，他幾乎要向她跪下，求她援救，喊上幾聲親親的好人，磕上幾個大大的響頭。但是，一剎那間，他忽把他的似脫羈狂馬一般的注意力收回，略一定神，就發現了自己是倚在垂柳之下，清溪之畔，舉眼望望前面的小橋，橋上更寂寂的空無所有，鬼也捉得出般的冷靜，那裏有可愛的女人，更不知可愛的女人，走向何處，不由的大大失望。十分無聊，十分煩悶，十分懊惱，甚而至於憤恨；不出聲息的嘆了一口長氣，幾乎眼淚也吊將下來。

同樣是一座橋；方纔這個可愛的她在上面走過的時候，空氣何等的溫和，現狀何等的柔媚，春季的花園，也沒有這樣的引人留戀，現

在，這個可愛的她，走過了之後，空氣立刻沉靜得像死去了似的，現狀是活像一張寡嫗面孔，秋季的荒塚，也沒有這樣的增人傷感。他斜目向這小橋望了幾下，覺得橋兒分明在那裏向他冷笑，他真要哭了。「橋啊橋啊！怎麼你也是這樣勢利的。」他恨不得把這小橋痛罵一場，最好把牠立刻拆去，爲什麼不把這可愛的她留住，却要輕易放她走過。

「或者她尙在前面？」他忽然起了這樣一個明知必定失望的妄想。立刻伸長了頸項，運足了目力，向小橋前境的一條狹狹的泥路上望去，只見那條路靜靜的塵土不揚，兩邊的短草，一搖一搖很自然又很無秩序的擺動着，一切都和可愛的她經過時一般無二，只是獨缺了個

她。

「莫非她又還了過來吧？」他在失望之後又第二次發生了這樣一個明知仍要失望的妄想。立刻別過頭兒，運足了目力，向小橋後境的一條狹狹的泥路上望去；只見那條路靜靜的塵土不揚，略略的帶些蜿蜒曲折之勢，似乎一條仰臥着的長蛇，一切都和可愛的她走來時候一般無二，只是獨缺了個她。

他眼前一陣的起霧，耳邊嗡嗡地發響，腦神經突突的跳動，心胸間悶悶的灌足了一肚皮漲氣。「想她怎麼！快不要想！想也無用？何必妄想！」他似乎覺悟地自己警告自己。然而休想！這警告完全不生效力。無論怎樣的施以壓制，那個心目間的很苗條很妖嬈很具有吸誘

性的她的幻象，總是趕不掉，越是想忘了她，越是來得加倍地清晰。

那個可愛的女人：一頭短短的秀髮，一個圓圓的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頸項，裹着一雙淺褐色絲襪，穿着一雙黑鏤花皮鞋的足脛和天足，長了半分不好，矮了半分又不好的一個適中的身材，圓形而下面略略拖長略具尖形的螯首，自灣節以下全部露出在外面的玉臂，那一樣不是醉人的東西，那一樣使他丟得開？

當她走到小橋橋面的中心時，一件具有異常強大而猛烈的誘惑性的東西，呈露在他的眼前，他到死也忘不掉，就是她的全個背影中的中間的一部份；突出的，渾渾的，柔柔的，活動的有彈性的，「屁股」。這個屁股，是他思想集中的半部份，再有半部份，却是在她的前

面：其地位在屁股以上，兩個似饅頭一般可以在衣外窺得的，雖受衣服束縛而依舊高起的「乳峯」。這可愛的兩個乳峯，也是他死也忘不掉的！

當他看見了她的可愛的屁股時，心裏大大的起了一陣震盪；只見那個可愛的屁股，在橋上左一挪右一挪，真是驕傲極了，輕靈極了，似音樂一般的疾徐有致，似母親的顏面一般令人依戀。「女人的屁股，真可愛！真值得讚頌！世界上一切的美，多比不上女人的屁股！女人的屁股，是美的結晶！為什麼女人的屁股，這樣的有趣？女人為什麼要生著這樣一個美的屁股？……」他心中不由自主地這樣禱祝着，因為他實在捨不下這可愛的她，尤其是她的屁股。

他更由她的屁股而想到她的乳峯：「這一對高高的東西，怎麼這樣的惹人憐愛，銷人魂魄，醉人胸懷……假使我能把她外衣的鈕扣鬆下來，那……那……她的乳峯，必定更顯露，似山峯一般突出，假使我能夠把她裏衣的鈕扣再鬆下來，那……那時……這……這兩個東西，……可愛的東西，……突起的東西，……醉人的東西，……不是完全暴露了嗎？……這時候，……這時候，……假使她能夠允許我在她的兩個比無論什麼東西要來得寶貴的東西上，摸……摸她……一下，……呀！……呵呀！……我，……我，……」他想到這裏，再也想不下去了。因為他的兩腿軟軟的。酸酸的。幾乎站不住，幾乎要睡下來；喉嚨裏燥得似吃了一大把乾糠屑；兩眼差不多要冒出火來；口角

却濕津津的幾乎把饑涎都流將出來。「天呀！你，你，太殘忍了！」他在無可奈何中，不由的怨恨起這老天來。

他真如初生的孩子失去了奶娘一般悲哀；如寄身在人跡不到的海底窮谷一般淒涼。

他的幻想，愈趨愈遠了！更由她的局部，推想及於全體。「像這樣一個可愛女人，假使把她的衣服統統脫下了，襪也不要穿，鞋子自然也脫去；……那時候，不是一個雪白粉嫩，玉耀珠輝的裸體，完全呈露在眼前了嗎？像這樣天地間的第一件寶貝，能夠讓我也一絲不掛的摟她這麼一摟，抱她這麼一抱，用我全身的力氣貼近這麼一下，呀！……呀！……一定這麼來一下！憑你把尖刀攔在我的心頭，把手槍

瞄準了我的腦壳，我也不管！我情願死！……最好同她一同死！……不！這樣花也似可愛的人兒，如何捨得放她死？……她不能死！還是讓我一個人來死！……我情願一個人死！……死了也很有趣！……不過，……不……過，……她到底到那裏去了呢？我到那裏去找她呢？……啊！……」想到這裏，恨不得立刻找住了她，用一柄利刀剖開自己的胸膛，捧出這顆熱得發沸的心臟，雙手貢獻給她，懇求她收受，不要推却！

忽然一陣比較略大的風吹送到那顆垂柳的千絲萬縷上。枝條和枝條隨着風勢凌亂無次的起了一陣飄盪，當互相拂擊之時，發出一種極繁瑣極刺耳而有短時間的延長性的聲浪，攢入他的耳輪，把他從胡思

亂想的幻境中喚了回來。頓時覺得柳條兒在上面飄盪，面前更有一條靜悄悄儘自流送的清溪，悄然獨悲，真有欲哭無淚之概。

於是，他又從虛幻而感想到實際來了。「人家同花一般年紀，多已成雙作對；友伴之中做了爸爸而年紀反比我小的，更不在少數；只有我，依舊像守戒的和尙一般，隻影單形，何等的孤寂；別說妻子，連娶妻的希望都還沒有一些端倪！」這如何使他忍耐得下？如何不使他觸境生悲？得不到性的安慰，是如何煩悶的一樁事啊！那又怎能怪他呢？

當他俯首默然長嘆之際，在溪水中發現了一個白袷少年的倒影；蒼白色的顏臉，枯澀的兩顆眼珠，聳起的兩塊顴骨，這副頹唐憔悴之

狀，他幾乎驚呼着而不肯承認，發生「這就是我嗎？」的疑問。然而實際上却明明是他，他要不承認，也自無用。「不信我竟是這樣一個！」他自己着實有些駭詫，自覺憔悴得太可憐了！

人生

——紀念亡友黃人俠君——

我的亡過了將及半載的老友人俠兄鑒之：

五個多月不見了你，或許你的裝在木匣子裏的軀壳，已由肉體化成濃血，由濃血而銷爲烏有；但是留在我腦中的你的形容，却依舊是一個黃黃臉皮，稀稀頭髮，高高顴骨，深深眼眶，尖尖下頷，兩顆失神的眸珠，一口幾乎要露出在口腔以外的牙齒，左右兩個瘦得似乎聳起的肩部，十隻併緊了節骨後露出一條條空縫的手指，微灣的背脊，細細的足脛的病中的你。一想到你，就似乎你顛危危的發現在眼前，使我幾乎驚駭得直跳起來。

有時，未嘗不偶然想見，似乎看見你很活潑，很高興，與未病以前同一模樣兒；但是這種發現，只在腦海中旋了幾個圈兒，終於立刻消滅，依舊只有一個怕人的形容，你的最後一副的形容，我所最不願看的一副形容，也是我見了觸起巨大的悲感的形容！

你的靈魂飄蕩在何處？也曾渡水越山，一觀你的故鄉嗎？一望你的家中嗎？一見你所欲見的人兒嗎？他們都在那裏怎麼樣？或者也在想念你吧？或者已把你遺忘，而視作無足介懷？唉！活人縱然傷心，究屬要算你死的苦惱了！

真不料你竟會做了這樣一個客地孤魂！聽說：你家中祇有你的一個叔父；餘外比較親近的戚族尊長，已是寥寥；當然不必再論父母了